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 
第六十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

話說顧朗山、孫靜峰二人正在看詩，只見馮小江倉皇而來，說：「大人有請，有要事面議。」顧朗山道：「大人找我等何事？」小江道：「今早東昌衛守備李豐元、千總張起鵬來報，海運糧船被劫，說是海盜。教我來請師爺，速去商議，嚴拿海盜。」朗山道：「是了，我等就去。」當時約了靜峰，一同來見大人。安大人笑面相迎，道：「適才東昌衛守備來報說，糧船被海盜所劫。那海盜姓歐，是兄弟兩個。說還有別處在逃漏網的大盜，也來幫助。」顧朗山聽了，思忖回道：「哦，是了，那海盜姓歐，恐是歐鶴、歐鵬，其中還許有鐵頭陀。」靜峰拍手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請大人速即與田大人相商，趕緊派兵，千萬畫一善策，必須一鼓而擒。不但其中有鐵頭陀，還有法通、法明。我與郝金剛訪拿鐵頭陀之時，知道有個歐鵬，是清水寨二寨主，又有個法明，是承壽寺的住持，那承福、承壽必是一家，法通、法明自然是一派，誠一舉而三得也。非多派人去不可，必視為大敵，方能有濟。」於是請顧師爺出令，並且開看靜一上人的錦囊，也是今日，恰值開第二封東帖之時。安大人與顧師爺俱帶冠焚香下拜，方恭恭敬敬拆開一看，見上面也寫著八句詞兒，是：「時近中元，遇巧機關，失三得二，三亦必還，以二引二，惟唐與袁，以二引五，破天目山。」朗山大喜道：「恭喜大人，此去七月十五必然成功，且可得幾個輔佐。還有藉此破天目山之意，誠可賀也。上次破羊角嶺的東帖應驗了，此次亦必應驗。」安大人亦聽了高興。孫師爺道：「我正要看詩，被馮爺一叫，未得細看，詩稿我還帶著呢。」說罷，又取出詩稿，仍與顧師爺同看。見上面寫著題是《美人十詠》七絕十首。

《吳西腳》云：

吳苑君臣百事驕，漫將亡國咎纖腰。  
伯符公瑾開江左，未必娉婷沒二喬。

《息夫人》云：

懊惱強鄰肆楚歌，包羞頓棄舊絲羅。  
可憐一國魚軒貴，不及民間謝小娥。

《卓文君》云：

幾年黃鵠也無儔，底是憐才賦好逑。  
一曲琴心違禮法，芳名終古誤風流。

《孟姜女》云：

萬里城邊萬骨枯，始皇枉作萬年圖。  
千秋青史紛紛論，只有齊人善哭夫。

《王昭君》云：

黃沙白草望無邊，絕塞琵琶絕可憐。  
自是官家多薄倖，非關圖畫誤嬋娟。

《虞美人》云：

四面聞歌顧影響，紅顏不惜委飛塵。  
江東從渡知多少，拔劍殉君一美人。

《孫夫人》云：

信有人間作婿難，劍光如雪洞房寒。  
蘆花江上私歸去，節孝原來不並看。

《蔡文姬》云：

忍恥胡中十二年，餘生重睹漢朝天。  
惜他一樣儒家女，獨讓班昭耀史編。

《梁綠珠》云：

拚向朱樓墜此身，貞心俠骨付灰塵。  
季倫果是奇男子，焉肯遺殃到美人。

《楊貴妃》云：

雨淋鈴曲作秋聲，正好仙山賦定情。  
天上夫妻能久住，莫來人世誤長生。  
又看題是《夏蟲十二詠》五絕十二首。

《蜻蜓》云：

亭亭去復回，雙飛點水急。  
中庭微雨晴，美人花外立。

《知了》云：

嘈囀夕陽西，深深萬柳堤。  
居高聲聞遠，也解擇枝棲。

《蜘蛛》云：

滿腹是經綸，寄人矮簷下。  
結成一面網，閒看自投者。

《蝸牛》云：

獨具清涼致，常依水石間。  
何如息蠶觸，高處寄身閒。

《螳螂》云：

聳距捕鳴蟬，緣枝附高樹。  
白鳴得意間，能無黃雀懼。

《蚱蜢》云：

趨趨隴邊飛，田原草正肥。  
是誰翻畫譜，刺繡上羅衣。

《螢》云：

向夕頻招扇，何年照讀書。  
院涼人坐久，花底一星初。

《蟻》云：  
行磨歎無已，穿珠智若何。  
南柯休喚醒，富貴夢中多。

《蛾》云：  
豔魄雲曾化，修眉或人織。  
微軀非不愛，何事若趨炎。

《蠅》云：  
鑽營果何謂，揮去復飛來。  
逐臭不知丑，揚揚拜賀回。

《蚊》云：  
利嘴善迎人，嗜膚為飲血。  
長喙能幾時，反掌身俱滅。

《蛙》云：  
攪夢六更亂，驚人兩部聲。  
偶然潛井底，休作不平鳴。

孫靜峰看了，佩服之至。朗山道：「所詠十美，各有議論，俱韋超妙。所詠夏蟲，別有寄托，俱極精深。大人必於此道用過工夫。」安大人道：「工夫不敢說有。我夙昔愛散體，不愛試帖，愛今體，不愛古體。非不愛古體也，五筆力，無氣魄，所以古體不能工，究是薄弱之故。我於前輩最佩服者如陳白沙、王漁洋、查初白、厲樊榭諸公，皆可追蹤唐宋。至於時下袁、趙、程、蔣，亦可以步後塵。」朗山點頭道東：「大人所論極是，俟刻校土錄之時，可將此二十二首詩刻在前頭。」靜峰道：「大人也必有稿子，暇時定當借觀。」安大人搖頭道：「小弟斷不敢刻稿。現時名卿巨公不管是何出身，到晚年必有一部詩集，前面必列著許多序與題詞，後面必有跋語，可厭之至。」朗山道：「前些日子，我無心在書架上看見大人的試帖稿子，被我竊去，正值大人往鄧家莊去的時候。我在公館無事，已經細細捧讀了，擬於異日恭校，代為刻板。」靜峰道：「明日可賜我一觀。」朗山道：「其中佳句甚多，如《天是鶴家鄉》之『麗容如島佛，清夢醒坡仙。低飲銀河水，高衝玉宇煙。揚州曾到否，一笑解腰纏』。又《兩放一村新筍梢》之『兩催先後筍，林放短長梢。疏籬搖月碎，嫩不受風敲』，《村舍新添燕亦多》之『幾家流水住深巷，夕陽落葉滿階紅』，《不掃》之『紅殘慵不掃，碧落恨無涯』，《鴉點凌寒剩燕色佳焚香告天》之『檀心溫宿火，鐵面冷秋霜』，皆可傳之作。我尚有忘了的。」

安大人道：「二位贊的未免太過，使我適增顏汗。文事今為不急之需，咱們還是講武備罷。清水寨之役不可遲延，後日即須起兵。可命褚一爺為帥，趙鵬為先鋒，陸葆安為後應，郝、謝為左右翼，魏永福、孫祥安為中軍護衛，帶五百人馬，仍是改裝而往，不可張揚於外，使彼遠揚。」顧朗山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是這樣，可命人傳出話去。」

褚一官等遵令料理行裝，後日動身。至後日清早，大家改扮了，用過早點心，辭過了大人、師爺，請了訓示，各帶隨身傢伙，繫束停當，其行李在後。褚一官又叮囑了馮小江等幾句，就命帶過了坐騎，眾英雄各自上馬。褚、陸、趙、郝、謝五人先行，帶了精壯兵丁，並自己從人。五位都是客商打扮，馬上拴著包裹，離了省城，往太平濱一路而來。路上說說笑笑，頗不寂寞。只是天氣炎熱，正在中伏，太陽猶如火炭一般。走了五十里，將近未牌時候，方才有了鎮市。眾人又渴又餓，而且汗已週身濕透，口內出火。看見一家酒店，各人紛紛下馬。褚一官道：「天氣甚熱，我們後面天棚底下坐罷，可以涼快些。」

郝金剛說：「不錯。」大家進去，酒保連忙打臉水、泡茶，謝標又要了一大碗冰，擺在桌上。褚一官吩咐：「酒菜揀好的拿來，我們從人都叫他們外面吃罷。」不多時，酒來了十壺，菜擺滿一桌。眾英雄略為推讓，就喝起酒來。

褚一官一面喝酒，一面現看屋內。只見靠窗戶一張桌子坐著一個年輕人，不過二十多歲，生得濃眉大目，巨口闊腮。身材雄壯。下面坐著一個三十多歲的，十分眼熟，似乎認識，卻像個伴當模樣。二人都赤著膊，窗檻上搭著衣衫。主僕兩個時刻瞧著這邊五人，交頭接耳，好似做眉做眼的評論。陸葆安湊到一官面前，輕輕的說：「一爺，你看下手這個三十多歲的，好像石敢當的相貌。」褚一官點了點頭。又好一會，倒是那個年紀大的忍不住了，向著郝金剛道：「兄台莫非姓郝麼？我看著面善得很。」郝金剛猛然想起，拱手道：「石大哥，你這些年可好呀？咱們總沒有見了。這時候在哪裡發財呢？」那人剛要答言，那二十多歲的與他使眼色，不教他說的意思那姓石的含糊道：「現在沒事，白閒著呢。」說罷，扭過頭去了。二人即算過酒錢，匆匆的出了店，也有牲口，騎上走了。褚一官等遂忙著還了酒賬，從人也都齊備，各自上馬出店，跟下來了。

恰好同路晚上恰巧與那二人同住一店。褚一官悄悄告訴郝金剛，叫他盤問姓石的，必瞞過了那二十多歲的方行。謝標說：「他是石敢當的哥哥，我也認識他。」這店叫順隆店，伙計迎接眾英雄進店，住在五間大上房，倒也寬敞。一切吃酒洗臉，不必絮繁。姓石的二人住西小院上房兩間。此眾人飯後，正在脫衣乘涼見姓石的由西小院出來。郝金剛趕過去，兩人一談，甚是親密，因問：「石大，你同走那人是誰？」石大悄悄說道：「我告訴你，可別說呀。他姓蔣名和。他曾販私鹽，後來作海盜，現投在清水寨。因上月搶了糧船，故此叫他來省，探聽安大人那裡發兵不發兵。」郝金剛問道：「有人要破清水寨，容易不容易？」道：「我到清水寨不久，卻知之甚切。若破此寨，倒有些棘手。那寨周圍都是水，若無船，不能過去。在中起一片平陽之地，而且港漢極多，四面皆有蘆葦，水的深淺不同。若道路不熟，就是有船，也過不去。及至到了岸上，都是小路，東一條，西一條，兩邊沒頭沒腦的蘆葦，望不見前面去處。有路就好走，有路就不通。若進了寨，路徑更難，非深通水性、本領高強者，不能成功。」石大又道：「你們此來並沒有船隻，到了清水寨，誰給你們預備船？此是要緊之件。」謝標也趕過去行過禮，就說道：「此事莫若就求石大哥，給咱們僱船，可以行不可以行呢？石大哥千萬念舊日之情，況且破寨第一功。」

石大低頭不語，一會子說：「我瞧瞧他去，時候太大，他要疑心。」

三人散了。郝、謝回至上房，說起石大似有允意，倒是好機會。

褚一官道：「過會子，俟那人睡熟，你再找石大，將話說明。」

果然待至更深，郝、謝與石大定妥一切，且說了暗號。次早各散，各走各的。一日到了清水寨，離寨十四五里之遙，投店歇下。店門口貼了暗記，叫魏永福等好找。

再說趙鵬到晚間，俟席散後，拉了陸葆安到冷靜所在，說：「我曾與一個姓唐的，一個姓袁的交好。他二人也是清水寨兩員大將，今晚我與你私去走遭。若說降唐、袁二將，則破寨不難矣。豈不是奇功一件？你我臉上多少光彩！」陸葆安聽了大喜。

到二更以後，俟眾人睡熟，趙、陸各帶兵刃，悄悄出來。走不多時，已到灘邊，但見一片大水，又望見對面黑森森一座大寨柵，只得咕咚咕咚鑽入水內，泅著水來到對岸。只見水葦內搖出兩隻小船來，趙鵬等伏在水邊，等他船過去，就從這條港進去。約走了半里，趙鵬透出水面一看，兩旁都是葦子，並無道路。趙鵬道：「我們錯走了路了。」陸葆安道：「我同你回去，再找路罷！」二人重新出來，在水底摸著行走。那知走來走去，都是淺灘，並無出路，才慌張起來。

趙鵬又出主意，望著黑森森的莊子走去，必定到了寨子門。

二人議定，就嚮向水葦裡走。無奈實在難走，水倒甚淺，泥卻很深。及至勉強爬上岸來，弄得遺體淤泥，葦葉好比利刃，划了滿面血痕。那知到了岸上，更不好了，東尋西找，並無路徑。

雖有夜行術，亦難施展。此時進退兩難，二人後悔。好容易得了路，直奔過去，忽聽一聲響，一齊跌入陷坑。旁邊林內出來兩人，一聲喊，說：「拿奸細！」立刻奔來二十多個莊丁，都用撓鉤飛抓，望坑內亂丟，將趙、陸二人橫拖倒曳，捉了上來。

眾莊丁七手八腳，用麻繩四馬攢蹄，把二人捆了個結實，帶進寨裡來。

是晚正是袁聲萬、唐振聲二人巡更下夜，聽說在東柳灣陷坑內捉住了奸細二人，忙忙來瞧。及至看了兩人奸細滿臉泥痕血痕，好似活鬼一般。袁聲萬走下來拉住辮發，將臉面細認，不覺「哎喲」一聲。唐振聲拉了他一把，袁聲萬就不言語了。

於是對莊丁說：「天太晚了，將奸細存在我們前寨，俟明天清早，我們同你去見寨主，再審他們不遲。」莊丁脫了干係，豈有不願意之理。袁、唐俟莊丁去後，這才命人將趙鵬放了。

趙鵬見是袁、唐，更喜歡不盡，把陸葆安為人說明白了，遂即放起來問明來意。趙、陸將實

話說了。袁、唐背著趙、陸計議一番，想：「跟著海盜，終無出頭之日，不如歸屬安大人，煩趙、陸引進，可以得了官職，以後還有升騰之日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向趙、陸二人說明。二人大喜。四人定計，用薰香將二歐薰透，劫到店中，用言苦勸，大家央求，大約不能不從。那時豈不功勞更大？袁聲萬道：「你別把事太看易了。即使兩個寨主都易勸說，那後寨二位夫人、二位小姐，亦不易辦。」趙鵬道：「勸寨主在我等身上，勸後寨在你等二位身上，如何？」

袁、唐應了。趙、陸二人假作歸降。袁、唐次日引見二歐，即派趙、陸在寨中為將，信而不疑。按下不表。

再說店中褚一官等，次日清早，魏永福二人領眾兵將都到了，一找趙田、陸葆安，並無蹤影，他二人兵器全都不見。褚一官就頓足道：「這兩個呆子，准偷著進了清水寨，必然弄出不好來。此時不見回轉，不消說，是被人家拿住了。」郝金剛道：「不要慌。事已如此，只好想法救他們。且等今夜我先去探個虛實，見機而行。」褚一官道：「你要去，可小心為是。你再不回來，就剩了我與老謝了。」謝標笑道：「他不能不回來。」

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一官點頭道：「是呀，我忘了有那個道理了。」郝金剛收拾妥當，笑著就去了。

是夜正是中元鬼節，水村都要放河燈，十分熱鬧。天有二更，外面傳進話來，說：「田大人到了。」褚一官吃了一驚，不知田大人為何到此，連忙齊隊出迎，接進中軍入座，褚一官率領眾兵將參謁已畢，田大人就問目下軍中事情如何。褚一官把現時情形細說二遍。田大人皺眉道：「顧師爺叫我趕忙來此，說是我到了這裡，你們這裡事情就成功了。叫我帶了要犯進省，必得許多將才，藉此可以破天目山。此時安大人已同顧師爺大家往天目山駐紮去了，我們一同起身。還叫得了信，急去報捷。我今聽你這話，離成功甚遠，何以此次顧師爺話不靈了？」褚一官也猜疑了半天。本來先來的人五人，倒失陷了兩個，又去了一個，不知怎樣。船隻無有，道路生疏。初來乍到，未打一仗，誠然離成功太遠。此時田大人到營，就近三更，吃飯歇息談講，不覺天已大亮。外面報進來說：「陸葆安、趙鵬、郝金剛一齊回營候令，並帶著降將五名，拿獲賊首惡犯二名。」田大人、褚一官聽了，又驚又喜。

原來歐鵬自從西關被救之後，留他師父同清水寨。他二位師父就私下與歐鵬說：「清水寨雖好，不可久戀，宜早回頭。」

歐鵬並未介意，回寨後，法明因承福寺有事，忙回了藏空島。

歐鵬與歐鶴商量，積買糧米，四外發商，島中又出來時常劫奪漕糧。這一回劫的最多，知安大人訪拿，各盜恐其有事，就叫蔣和去探聽，總未回來，又叫小伙計石大去找。不一日，蔣和、石大回來說：「已經派人來了，人不多。」歐鶴等也未在意。這晚報東柳灣拿著奸細。次早唐振聲來說奸細投降，人才出眾，寨主禮宜陪待周到。歐鶴允了。袁聲萬同了陸葆安、趙鵬來到，二寨主降階相迎，拜了大寨主之後，大家相見，擺酒款接。趙鵬與袁、唐等四人已經打成一路。不料是晚郝金剛找來。那郝金剛與石大在顧隆店定好約會，蔣和已說通，情願歸降安欽差，故此郝金剛來到江邊，一棵柳樹底下已停著船相待。遞了暗號，老郝跳上船去，船上有二人解纜，扳動飛槳，望對港斜行到寨外。船上的人告訴老郝，早道不管寬窄，遇著松柏順手轉彎，遇著楊柳左手轉彎，若無樹木，就可直走，再也不錯。走了半天，誰知石大怕是他來，自己來迎，把他帶進蔣和的住處，引見了，彼此講得投機。也把許奮、齊明找來，一同定計談心。

許奮與鮑國思最相好，又與齊明是親戚。他們久已存心，見安欽差待人寬厚，且知賊盜不能久長，都商量要改邪歸正。今趙鵬、陸葆安投降，便知是假，而有郝金剛和九人已通消息，只有瞞著侯蒙與二歐。今夜正值七月十五日，清水寨講究過中元節，夜裡放河燈燄口施食，甚為熱鬧。趙鵬與這邊五人計議，用少許蒙汗藥酒，將二歐百般歡飲灌醉，並用薰香薰醉，將二歐偷出寨來，即用石大的船渡過岸去。在船上才把二歐捆住，郝金剛背著歐鶴，趙鵬背著歐鵬，並帶領五個投降之人，來到轅門。

褚一官聽了，驚喜非常，忙進後營回稟田大人。與田大人計議一番，傳趙鵬等三人進了，慰勞了數語，帶降將進來相見。

褚一官謙和，降階相迎，待以賓禮，即帶他等見過田大人。田大人見了投降五人，溫諭一遍，並叫他五人勸說二歐投降。唐振聲稟道：「寨主勸之不易，須示以威，後待以恩，大費周折，方能有濟。」田大人點頭，吩咐：「明早大家起身回省，二歐他的家眷及清水寨嘍囉，並所有糧米一概不管，且自由他。」眾人答應。

且說二歐被人背入大營，尚不知覺，及至日出，漸漸有些轉動，因昨日酒多，醒得遲。歐鵬先嘟囔道：「口渴得緊，快拿茶來。」此時趙鵬、唐振聲等都在旁環繞，郝金剛即送過茶去。歐鵬二目朦朧，道：「再喝些。」伴當急又取來。喝了，猛然睜開二目，看見趙鵬等在旁，便道：「我昨日酒太多了。」

說著話，復又往左右一看，見地方生疏，不是水寨的樣，大為詫異，忙要站起，才知捆著呢。又看見歐鶴，亦是捆著。他哥哥才動轉，始醒悟過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哥哥，你還不知咱們叫人家暗算了，總粗心無見識之過。」歐鶴驚醒，道：「哎喲！這是那裡？」趙鵬等剛要答，二歐齊聲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事情已到此，該殺該剮，由你們辦，別的話不用說了。」趙鵬望著唐振聲等，不好用言安慰。正在為難，只見魏永福進來說道：「田大人有令，將要犯牢牢捆著，不可疏虞，俟到省再為發落。」

說罷去了。趙鵬又叫人預備點心茶水，都叫擺上，勸二歐略為用些。歐鵬等搖頭道：「我二人是要犯，不收拾我們足矣，無須酬應。老爺們請便！」趙鵬等無法，只得叫伴當在此伺候，大家走開。至次日早起程，一路都是趙鵬等供應二歐，樣樣周道。進省入獄，發兵看守，惟二歐單住兩間潔淨房子，牀帳桌椅，擺設停當。須臾，送進鋪蓋，酒饌豐盛已極。又有人傳話，叫禁子等好好伺候。趙鵬等每日輪流來看，又把手銬腳鐐開了。

這天晚間，趙鵬等三人，唐振聲等五人，一齊進監來看，並擺著極好的筵席，極美的酒來談心。二歐原是豪傑，胸中又不肯露出愁悶，故此大喝大吃。席間每人一杯，奉上勸二歐。

歐鵬笑道：「諸位又照那晚勸酒，又把我等如何計算！」歐鶴亦笑道：「怎麼又喝酒麼？我弟兄若再醉了，又把我們弄到哪裡去？」眾人忙道：「二位哥哥不必作耍，要寬恕弟等之罪。」

說著一齊跪下。二歐忙一齊拉起，眾人不肯，齊道：「弟等有話：二位哥哥若肯應聲，弟等才敢起來。」歐鵬先道：「眾位請說罷！」眾人於是細細將勸降之話，說了一番。二歐始而不肯，後來大家跪著不起來。正說著，人報田大人來了。二歐始以為他來查監，誰知田大人從外面嚷道：「著我來奉勸二位歐將軍一杯！」說著進來，大家站起，兩旁侍立。田大人即向二歐作揖，二歐還禮。田大人即讓二歐上坐，二歐再三不肯，讓之至再，這才坐了。田大人又讓趙鵬等人席，大家談論，十分暢快。說到投降；二歐不好再不允了，即向田大人投降。當晚飲至三更方散。田大人本欲請二歐往他署中去，二歐又不肯。

還是陸葆安道：「大人須先稟知中丞，再寄稟到安大人營中，然後再請歐兄們出監，方是道理。」田大人笑道：「說的是，是我太性急了。」大家陸續別去不提。

且說二歐安心在監，不受委曲，比在公館舒服，惟惦記家眷。一日午飯後，禁子進來稟道：「二位歐將軍家眷到了，要進監探望。」二歐齊道：「叫他們進來！」原來中元節第二天，碧氏妯娌在後寨不見二歐進來，尚未介意，只因丫環交頭接耳，說寨主不見了，方查問起來，命人往前廳尋找。外面侯蒙也正尋找。侯蒙心中明白，這才急急報人後寨。碧氏姊妹定了定神，又叫侯蒙到外

面問問唐、袁、許、齊、蔣五人，方知也無蹤跡。

又向各處尋問了多時，回進來說：「眾位爺們也不見了。」碧姊妹一想：「營兵來到，寨主及手下五將都不見了，只有侯蒙濟得什麼事哪！」正在驚慌，侯蒙又進來稟道：「小將向外查問，昨夜寨主被大家拿去，袁、唐五人已經投降，裡應外合，一同去了，大約寨主凶多吉少。」碧氏道：「你再去細細打聽打聽。」侯蒙去了。此時後寨大亂，依碧氏要自盡，依水仙、海蟾要迫殺前去，搶奪他父親回來。

正議論不決，侯蒙說道：「二位夫人與二位小姐不必愁煩，小將打聽得實在，寨主決無妨礙。現時唐、袁等五人俱已投降，與他們那裡的人待寨主甚好，寨主毫受屈。」碧氏母女四人略為放心，才定了主意，將家私都交與侯蒙，叫他看守。母女四人輕裝簡從，追至省城。若寨主無事，就等見了寨主再說；若寨主有個好歹，即同死在一處。於是忙忙收拾細軟，哭了一回，離了清水寨，往省城而去。半路遇見一武職官，帶了許多從人，年紀三旬以外，氣象威武，同住一店。他住在上房，不多時，打發人送過二十兩程儀。碧氏不肯收，來人道：「我們褚大人與你家實有交情，千萬收下，到省再見。」說畢，匆匆而去。次日進省一詢問，二歐尚在監中，有人帶著到了監裡，相見大笑。二歐告知：「現已投降，毫無苦楚，你等放心。」